

浪

跡

續

談

浪跡續談卷四

福州梁章鉅撰

宮僚雅集杯

余官都中時曾承紀文達師召飲談及康熙聞有宮僚雅集酒器十事彼時十人各製一具分守之今不知入何人之手此器既分製有十斷不至盡行消磨屬余與及門便中物色焉前數年始聞富海帆督部家藏一具曾致書詢其梗概時海帆方撫浙復書言此杯爲那文毅師所賜每杯底各有題名最大者爲睢州湯公最小者爲新城王公想當時以酒戶之大小分屬之製造古雅其光黝然擬卽

仿製一具寄贈仿製不難惟杯底題名係於白銀上作黑  
字歷久不滅此間銀工尙未得其法容稍遲報命云云未  
幾而宦轍分移杯亦不至余且久忘之矣今冬就養溫州  
與孫兩人學博晤談乃知兩人處亦得一具亟向索閱則  
與海帆所述正符蓋以白金作杏杯合重二十八兩外界  
烏絲花草內鑄諸公姓字里居旁鑄官僚雅集四字以量  
之大小爲次首湯斌字潛菴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繹堂  
江南華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隸清苑人次王澤宏字具  
廬湖北黃岡人次耿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霖字  
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張英字敦復安徽桐城人次李錄子

字山公順天大興人次朱阜字卽山浙江山陰人次王士  
禎字阮亭山東新城人皆一時同官坊局講讀者十人中  
如湯文正公沈文恪公張文端公王文簡公人人皆熟知  
其名此外六人如郭棻耿介均爲順治壬辰進士王澤宏  
爲順治乙未進士田喜霽爲順治辛丑進士李阜李錄予  
均爲康熙庚戌進士名位皆在顯晦之間轉因此牽聯以  
傳則古人驥尾青雲之喻良有以也兩人言此器爲其先  
侍御頤谷先生所得當時里中詩酒之會必舉此杯以抗  
葦浦梁諫菴二先生爲大戶各有詩余家寶此蓋數十年  
云適十二月十九日楊子萱蔡子樹二邑侯招同人集張

鑑湖觀察如園中借此杯傳觀而傳飲之余是日有詩云  
煩陰老雨久迷離覩得晴朝慰所期巧借蘇公生日酒來  
尋謝客舊時池小園合讓歸田築

園爲張觀察歸田後所築

勝蹟何妨

擇地移消受名賢好杯尊歲寒此會可無詩第七句卽詠  
此杯也翼日雨人復以所刻清尊集見示則吳子律廣文

衡煦

汪小米舍人

遠孫

及兩人此題佳篇感在焉余因之

忍俊不禁別爲五古以答兩人云名流作雅集或傳或不  
傳此杯奚足多重在姓字鐫當時十君者一一宮僚聯酒  
戶有大小杯亦隨差肩潛菴實領袖名德當開先漁洋杯  
獨小翻疑最少年華亭與桐城聲望齊凌煙餘亦卓犖徒

風雅相牽連經今百餘載家世多推選後墜景芳躅神往  
就籌邊君家幾何時得此封酒泉武林盛者彥風采殊躡  
躡人新物則舊事往情彌鮮頗聞樽篋間擊鉢多名篇豪  
飲復豪吟何論名位偏轉笑漁洋集此題俄空焉吾曹生  
愈晚感故兼懷賢良辰追古歡摩挲亦良緣願君慎守寶  
靈光同巋然引滿爲君壽當歌賓初筵 按此器除孫兩  
人處現存一具合之富海帆處一具皆鑿鑿可據昨次兒  
丁辰從京假旋省視述及大興劉寬夫侍御位坦處亦有  
一具曾屢飲之則今海內實已有三具想此後亦必有續  
出者特未必皆屬當時物主耳余正擬召匠仿製兩人來

函云道光丁亥杭州張柳泉太守曾來借觀並命銀工仿爲之伴手不精未免有玷斯器竊思此杯之可貴重在於當時共飲此杯之人今卽用黃金爲之亦無足取況今日之銀工如朱碧山者亦何可得若不能得廬山真面刻畫無鹽徒滋後人之疑似不如省此一番製作也其言頗爲有理因附記於此

小滄浪七友杯

余初意欲仿製宮僚杯以孫兩人之言而止而溫川銀工極欲獻技且言白質黑章亦所優爲恭兒爲請曰何不姑試之仿其意製爲小滄浪七友杯亦傳家之一器也余諾

之益余爲蘇藩時與陶雲汀中丞師有小滄浪七友之集  
皆壬戌同歲生既合繪成長卷又勒石於滄浪亭諸同年  
皆張之以詩其事益喧播人口爲江南佳話且壽諸貞珉  
矣今若鑄成銀杯則金石之綠更當傳之不朽因與恭兒  
商量鑄式宮僚杯係海棠樣茲改爲六角沓杯間用烏絲  
花草仍以酒戶之大小爲序各鐫名於杯底首安化陶文  
毅公討元和吳棣華廷琛次之涇縣朱蘭坡琦次之余又  
次之寶應朱文定公士彥次之吳縣顧南雅菴次之華陽  
卓海帆秉恬殿焉小滄浪者江蘇撫署東偏之池館也七  
友畫卷藏余家七友圖石在滄浪亭五百名賢祠之左廡



壁此集在道光戊子己丑間迄今已二十年存者惟蘭坡  
海帆及余三人而已焉可以不記杯既成乃系以詩云我  
懷小滄浪水石猶清妍我憶七友集當時半華顛中天落  
落小聚星盛事獨許江南偏行藏出處不一致天涯邂逅  
如飛仙陶公偉軀最大戶小飲亦如鯨吸川祇今樹立重  
南國文毅之謚非唐捐棣華風雅軼流輩能詩能飲情彌  
鮮中間仕宦稍不達詩詣已到三唐前蘭坡慣以書下酒  
醅顏自摩腹便便我亦眷此杯中物連牀談藝時渙然詠  
齊南雅各志氣飛騰醅酌常差肩尙書風采肅朝右學士  
疏草喧中邊海帆獨不勝酒力但矜瀟灑宗之年人生聚

散會逢適博沙放手亦可憐匆匆廿載如電掣七友俄剩  
三人焉海帆相業在鐘鼎蘭坡著述多巨編獨我德功兩  
不立 主恩未報慚歸田相望南北幸健在相見何日團  
初筵一杯聊似鴻爪印追計後來傳不傳但比康熙之間  
官僚雅集器煌煌名榜後起何必輸前賢

老饕

余酒戶不大而好爲豪飲家本貧儉而好講精饌每讀孟  
子飲食之人語輒爲汗顏然歷觀古近之人不好此者蓋  
鮮坡公詩我生涉世本爲口乃真實無妄之語非俗流所  
可詆譏也惟性不佞佛而雅不喜殺生半生宦跡所經於

吳中之滄浪亭桂林之五詠堂皆舉放生之會近年於脚  
魚水雞黃鱔白鱸諸物皆不入廚下又與坡公岐亭詩旨  
正合所愧者仍不能不察於雞豚耳中年以後每作詩多  
自稱老饕往往爲家人所笑余謂老饕字見用於坡公宋  
人詩中亦屢見甕牖閒評引諺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  
如老饕故蘇東坡作老饕賦蓋眉毫耳毫皆壽徵老而能  
健飲健啖則亦壽徵故諺連類及之余以懸車餘年就養  
子舍養非一事可竟而以飲啖爲大端孟子言曾子養曾  
皙卽以酒肉爲養志之徵後世亦何嘗有以老饕笑鄰國  
公橋梓者哉惟左氏傳稱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

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饗饗杜注貪財曰饗貪食曰饗蓋分注飲食貨賄二義玉篇亦同今人於饗字似皆誤用而以貪食爲饗則絕無他文字可證蓋自坂公以後皆不免沿訛至今耳

精饌

先太父天池公嘗語人曰古人之講求精饌者非徒以狗口腹之欲蓋實於養生之道爲宜人不能一日離飲食若所入皆粗而不精卽難免有損而無益故鄉黨言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朱子注云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蓋聖賢於飲饌之事亦無不以精粗爲養人害人之分也先

大父年至八十猶健飲健飯七十餘歲時每飯後猶必稍習鉛槧之事常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甚有礙於榮衛故藉此以消導之稍後則目力腕力俱差飯畢猶令人扶掖徐行百十步最後並腳力亦差亦必與人對奕一局曰飯餘必脾倦縱不能勞力以踈通之亦必須勞心以運動之家雖貧而烹飪必致精故先資政公及先叔父太常公多方侍奉時親戚中有陳甥者頗工烹調專倩之入廚下先大父每食旁無陪侍清酒不過三巡嘉肴亦不過三簋然不喜以宿物復進畢卽以分賜孫曹余時方髻鬣最承慈愛海賜獨多次則曼雲兄此外諸孫則有間矣余家本寒

素而講求飲饌者惟先大父一人五服周親凡百十人而  
享大年者亦惟先大父一人而已自余入仕途所見師友  
中惟孫寄園師黃左田師石琢堂先生及董琴南觀察四  
人最精烹飪而皆享大年琴南至今尚健啖如昔聞詢余  
曰世言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此話究出自何典余按  
明道雜志載錢文穆公云云老學菴筆記亦載諺云云而  
不知魏文帝詔語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實此語所由來因學紀聞嘗引之

### 東坡肉

今食品中有東坡肉之名蓋謂爛煮肉也隨所在廚子能

江野村語 卷四  
爲之或謂不應如此侮東坡余謂此坡公自取之也坡公  
有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  
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  
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食祿

宣室志云李德裕分司東都嘗召僧問休咎對曰相公平  
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慘然曰我昔夢行至晉  
山盡目皆羊有牧兒數十迎拜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  
識此未嘗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靈武帥致書  
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卽召僧告其事曰吾不食之耳

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食示幾貶沒荒蕪按俗以此事  
又誤屬之呂蒙正謂當食萬羊而晚達不及食之僅挾其  
目爲羹一啜而卒則無所據也近人又傳朱竹垞先生喜  
食鴨一日病中夢游一園園後推門入有一大池中養  
鴨無數問池邊叟曰此鴨屬何家叟曰當盡以供君食耳  
未幾病愈又數十年病中復夢至其處宛然舊游地則池  
中僅存兩鴨復問人曰前此池中鴨甚多何以今僅剩此  
則曰盡被君喫完矣嗒然而醒從此勅家人永不食鴨越  
日有出嫁女從遠鄉來省病者知老人素喜食鴨攜兩熟  
鴨來獻先生嘿然不數日逝矣此與李文饒事頗相類因



類記之

酒名

今人嗜酒者稱酒爲天祿憎飲者又呼酒爲黃湯不知古人但稱杯中物無咎無譽最爲質實余生平屢戒飲而屢破戒憶事類合璧中載吳衍戒飲阮修以拳敲其背曰看看老逼癡僕忍斷杯中物耶此語若預爲我捧喝者懸車以後遂止不戒且無日不與酒爲緣按陶淵明詩云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孟襄陽詩云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杜老詩云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又云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高達夫詩云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

外名知自古名流皆不能忘情此物者故口吻如一非必有故實相傳也

燒酒

燒酒之名古無所攷始見白香山詩燒酒初開琥珀光則係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謂之汗酒李宗表稱阿刺古酒作詩云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當十味且濃則真今之燒酒矣今人謂之氣酒卽汗酒也今各地皆有燒酒而以高粱所釀爲最正比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粱所爲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之各判嘗聞外番人言中國有一至寶而人不知服食卽謂高粱燒酒也並教人服食之法

須於每夜亥子之間從朦朧睡夢中起服此酒一杯以薄肴佐之服畢仍復睡去大有補益余以仕宦勞碌之身亥子間未必都能就枕且溫酒庀肴起居扶持亦難得此恰當之人適山左有屬令授以夜半服燒酒之法製一小銀瓶略如洋烟壺口用螺絲轉蓋以暖酒灌滿懷於汗衫兜肚之夾裡酒可通夜不涼兼以小銀盒貯薄肴置於枕側夜中隨起隨服隨服隨寢不煩人力而恬適自如最爲簡易余自山左卽如法行之迄今將二十年凡遇知交卽以此法語之信從者亦衆每當寒宵長夜服此尤有風趣非黨家羊羔會中人所知也

紹興酒

今紹興酒通行海內可謂酒之正宗而亦有橫生訾議者其於紹興酒之致佳者實未曾到口也世人每笑紹興有三通行皆名過其實者如刑名錢穀之學本非人人皆擅絕技而竟以此橫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傳州人口音實同鳩舌亦竟以此通行遠邇無一人肯習官話而不操土音者卽酒亦不過常酒而販運竟徧寰區且遠達於新疆絕域平心而論惟口音一層萬無可解刑錢亦究竟尙有師傳至酒之通行則實無他酒足以相抗蓋山陰會稽之間水最宜酒易地則不能爲良故他府皆有紹興人如法

製釀而水既不同味卽遠遜卽紹興本地佳酒亦不易得  
惟所販愈遠則愈佳蓋非致佳者亦不能行遠余嘗藩甘  
隴撫桂林所得酒皆絕美聞嘉峪關以外則益佳若中土  
近地則非藏蓄數年者不堪入口最佳者名女兒酒相傳  
富家養女初彌月卽開釀數罈直至此女出門卽以此酒  
陪嫁則至近亦十許年其罈率以綵纈名曰花雕近作偽  
者多竟有用花罈裝凡酒以欺人者凡辨酒之法罈以輕  
爲貴蓋酒愈陳則愈縮斂甚有縮至半罈者從罈旁以椎  
敲之眞者其聲必清越僞而敗者其響必不揚甚有以小  
錐刺罈罅出好酒而以水灌還之者視其外依然花雕而

一文不值矣凡蓄酒之法必擇平實之地用木板襯之若在浮地屢搖之則踰月卽壞又忌居濕地久則酒味易變凡蒸酒之法必用熱水溫之貯酒以銀瓶爲上瓷瓶次之錫瓶爲下凡酒以初溫爲美重溫則味減若急切供客隔火溫之其味雖勝而其性較熱於口體非宜至比人多冷呷據云可得酒之真味則於脾家愈有礙凡此皆嗜飲者所宜知也 今醫家配藥用酒必注明無灰酒僉言惟紹興酒有灰近聞之紹興人力辨紹酒無灰其偶有灰者以酒味將漓用灰制之非常法也語似可信

### 滄酒

滄酒之著名尙在紹酒之前而今人則但知有紹酒而鮮  
言及滄酒者蓋末流之釀法漸不如其初耳阮吾山謂滄  
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  
始清冽云云試思酒至十年雖凡酒亦未有不佳者何必  
滄酒耶相傳滄州城外酒樓皆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未  
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醉去不與值次日復來飲酒家亦  
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傾潑門外河中水色漸變  
以之釀酒味芳冽勝他處中間僅數武過此南北水皆不  
佳滄酒之得名以此劉紫亭鳳翔爲阮吾山述之甚確載  
在茶餘容話余初次由運河舟旋過滄洲至村中極意訪

之始購得一壺歸飲之果佳此後屢過其地則皆飭僕往沽無一如前味者矣

浦酒

浦城土物以紅酒爲最浦人最珍惜之餉客以此爲敬然三巡後必以他釀易之謂此酒性熱不宜多飲其實不盡然乃惜酒之故也余僑居五年始得暢飲浦人言此酒不能移動稍易地卽恐變味然余官粵西長女筠如自浦來署省視途經三千里時閱兩月餘姑帶此酒一罈到日發之甘美如故益亦初意所不及料也酒色如琥珀真所謂色香味兼之者若能於釀時卽選泉加米復貯至十年恐



海內之佳醞無能出其右者矣

### 燕窩

燕窩出廣東陽江縣最多或云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或云海燕啄食螺肉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暫息小頃又銜以飛人依時拾之聞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最難得可治小孩痘疹白者愈癩今閩廣入貢者鮮白無纖翳云係人力折製所成非天然如是也吾鄉許青巖方伯松信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船養小猿之善解人意者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木躡崖盡剝

塞貯囊以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估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卽剥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黠者將果餌傾巖罅間剥塞滿囊往返數四尤爲便捷此一徭值數百金價數倍於拙者許謹齋黃門志進每晨起用燕窩合蔗漿蒸食之以融軟爲度謂他人皆生食也可終日不溺云

### 熊掌

熊掌味洵美余在甘肅曾同時購得十副以兩副寄福州家中聞家人不知製法過夏遂爲蟲蛀盡不堪用矣記得茶餘客話有一條云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以布纏煮熟

或糟尤佳曩見陳春暉邦彥故第墻外磚砌烟筒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熏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 豆腐

余每治饌必精製豆腐一品至溫州亦時以此餉客郡中同人遂亦效爲之前此所未有也然其可口與否亦會逢其適並無相傳一定之方前閱宋牧仲筠廊隨筆載康熙年間南巡至蘇州曾以內製豆腐賜巡撫宋學且勅御廚親至巡撫廚下傳授製法以爲該撫後半輩受用

借當時不將製法附載書中近閱隨園詩話亦有一條云  
時戟門觀察招飲珍羞羅列忽問余曾喫我手製豆腐乎  
曰未也公卽着犢鼻裙親赴厨下良久擎出果一切盤饗  
盡廢因求公賜烹飪法公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口授方  
歸家試作賓客咸夸矣卻亦未詳載製法想隨園食單中  
必覩縷及此手邊無此書容再考之惟記得所最忌者二  
事謂用銅鐵刀切及合鍋蓋烹也

### 麪筋

今素食中有麪筋若得佳廚精製之可與豆腐同稱佳品  
惟烹製之難亦與豆腐同余在桂林時厨子最精此味以

餉同人無不詫爲稀有而吾鄉人多不食之家尤相率  
戒此詰其故則以店中製麪筋者率以兩足底踹之此誠  
不能保其必無若係家廚自製則斷無此弊此物自古卽  
重之夢溪筆談云凡鐵之有銅者如麪中有筋溜盡柔麪  
則麪筋乃見鍊鋼亦然老學菴筆記云仲殊性嗜蜜豆腐  
麪筋皆用蜜漬近人一斑錄中亦有製麪筋乾一法亦雅  
人清致非俗子所知也

不食物單

隨園食單所講求烹調之法率皆常味蔬菜並無山海奇  
珍不失雅人清致余由寒儉起家更何敢學製食單徒取

老饕之謂而怡有生平所深戒及所深惡者列爲不食物  
單聊示家人兼飭廚子以省口舌之煩云

牛肉

犬肉

以上兩物係守祖戒十數傳至今別房子姪或有出入而余本支從未破戒也

水雞

一名石鱗一名骨凍亦名烏皮惟南

脚魚

廣西

有極大者

白鱧

黃鱧

以上四物皆

鯉魚骨

一稱

名曰山 一稱鱸 晚質甚潔白而了無餘味可尋徒借他物作羹 材而巳其價甚昂故廚子侈爲珍品因之有僞爲者其 無味 則同 羊肝肺 同 羊腰 猪頭肉 燒肝花 大肉丸

雞蛋湯

排骨

香腸

雞捲

鐵雀

以上皆

葛仙米

產自廣西而通行於各省余在

百合

揚州人

之其味畧苦余

蓴菜

此江浙雅品不食之未免

黃

瓜

比人最嗜之新出嫩條者尤所珍貴

金瓜

最毒聞取絕大金瓜藏貯月餘日腹中便生蛇子

紅蘿卜

香椿

延荑

鍋渣

以上皆素品

浪跡談卷五

福州梁章鉅撰

東甌王始末

東甌之名起於東甌王而東甌王之始末人多不攷未免  
數典而忘其祖惟樂清施六洲元孚釋耒集中有東甌王

辨異一篇考訂至爲詳晰將來當入志乘因附錄於此云

東甌王搖姓騶氏夏裔越王勾踐七世孫越亡王以遺民  
徙東甌用其先世生聚教訓法自君其國變鱗介爲衣冠  
甌人懷之故王沒而廟食百世王於史無特傳而散見於  
史志或以王爲甌陽氏或以爲顧氏皆非也其曰甌陽氏



者越自無疆滅於楚楚封其子於烏程甌餘山之陽曰甌  
餘亭侯子孫因以爲氏蜀江甌陽氏其裔也然越子孫受  
封者惟甌陽亭侯餘則散而南遷如臺志所謂保方城山  
者不一于獨來京甌故氏嚮不氏甌陽而郡志謂世守其  
祀者亦爲甌陽氏昔人謂其後世與蜀江通譜理或然也  
曰顧氏者夏裔有封顧伯者子孫以國爲氏海甯顧氏其  
裔也惟謂顧伯之後周時世王東甌傳聞異詞未可深信  
大抵王旣貴顯故族類多授之耳且甌陽譜以王爲無疆  
七世孫顧譜謂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年亦非也  
王壽百六十歲史記越人勇之言可證越自勾踐五世至

無疆當顯王三十五年爲楚所滅。歷百二十八年爲漢高  
元年。王從諸侯伐秦。又四年從漢高滅項。封海陽侯。又十  
年爲漢惠三年。都東甌。又三十八年爲漢景三年。東甌亡。  
史記叙王都東甌。下卽云後數世亡。是王當卒於漢惠時。  
顧譜謂王卒於封王年。頗與史合。自越亡至漢惠三年。纔  
百四十二年。則無疆滅時。王年已十八矣。安有同時之人  
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當爲無疆孫。否則從孫輩耳。至謂  
其父生報王時。其間纔八十年。更可無論矣。王之從諸侯  
伐秦也。談者謂秦廢越爲郡縣。故伐秦。其從漢高伐項也。  
謂以伐秦之役。項弗王。搖故。或以楚覆越。項世爲楚將。

覆越未必非項而以秦項之伐歸美於王之復仇余謂此皆意擬之辭夫以秦項之暴天下莫不怨之大丈夫舉事光明磊落王既得民舉而用之伐秦滅項誅暴安民固無庸別爲之說也顧譜謂王薨諡曰信傳子昭襄一名期高后時辭王爵爲侯在位九年諡曰悼傳子建所謂漢景三年亡國者然漢書謂漢武建元三年閩越攻東甌上使嚴助發兵救之是甌之亡猶後於此也意者漢景三年建亡中國廢其爵而建子孫仍自君其國乎郡志又謂王薨葬甌浦山最高處有杜蜂如拳大護其墓其事甚異此則細事史不及載歟

王謝優劣

溫州太守以王謝爲最著故王謝祠之建在處有之尙論者或疑王右軍之守郡不見於史傳而於謝康樂則並無異議惟樂清施六洲之著論則大不然其詞曰吾鄉墨池坊舊有王右軍祠按於颶風永嘉參議王公重建於華蓋山其後郡守龔公合祀謝康樂屢廢復興近觀察副使王公建祠積穀山麓則專祀康樂而右軍之祀廢噫右軍康樂固孰宜祀耶兩人皆甌守皆有文然觀右軍貽殷浩桓溫及與謝安謝萬等之言具言其忠君愛國之志而蘭亭痛悼力砥狂瀾如右軍者庶足風世與康樂顯於晉又仕

於宋其大節已不可問而曠逸不檢負才傲物卒罹罪辜  
其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其將恥臣宋室耶將以  
家世晉臣而思奮耶爲人臣而懷二心此豫讓所不齒者  
卽此而觀人品安在誰謂與兵逃逸爲史氏之深文耶夫  
祀二人是將以其人風世也官師導之儒士摩之四方則  
傲之然則風我郡者宜右軍耶宜康樂耶敢書之以爲制  
祀典者告

張文忠公

前明有兩張文忠時論皆以權相目之其實皆濟時之賢  
相未可厚非竊以心迹論之則永嘉又似勝江陵一等永

嘉之議大禮出所真見非以阿世其遭際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剛明峻潔始終不渝則非江陵所能及公初名璵以與土名熈字音同疏請改名賜改孚敬並賜字茂恭入閣之後所奉世宗御劄至八百餘道內或稱張尙書張少傅張羅峯或元輔張羅峯大學士張羅峯張少傅羅峯後欽改羅峯爲羅山每面呼羅山或茂恭遂有御劄稱張羅山或元輔羅山少師大學士張羅山元臣張少師內閣張元輔又屢稱少師張茂恭或元輔張茂恭內閣元臣張茂恭具詳見諭對錄中王世貞至別記之爲皇明異典又特賜銀印二枚以爲密封奏御之用凡關講學論政者以忠

良貞一印封進若朝政有差忠言未納有所敷陳以繩愆弼違印封進更名後特賜新印一顆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公以爲君前未有臣稱字者奏繳不聽公於嘉靖辛巳成進士因議禮爲衆所不悅壬午出爲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大禮未正仍上疏爭之與桂萼同被召拜翰林院學士乙酉擢詹事丙戌晉兵部左侍郎丁亥勅掌都察院事是冬升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戊子加少保纂修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己丑主會試其秋乞歸行至天津召回辛卯又乞歸壬辰召回進華蓋殿大學士復以疾乞歸其冬卽召回乙未復以疾乞休乃許

致仕丙申遣官視疾手詔趣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詔  
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仍回勅建貞義書院調理旋薨贈  
大師蓋公自釋褐至政府纔六年引歸而復起者四次而  
終遂首邱之願獲全身後之名其進固易其退亦易更非  
江陵所能企及矣余來溫州尋寶綸樓遺址不可得都人  
士言公顛末亦不詳久之始得讀諭對錄十卷又是公孫  
汝紀汝經重鐫之節本然所存者僅此矣錄前有吾鄉晉  
江蔣公彥者來守溫州曾爲之序中言公歸而後公爲相  
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七年四方無貂璫之擾默受  
公賜而不知今寓內始人人搯腕而思公謂第以言禮取



貴非真知公者云云可爲公定評矣

羅山全集

余家中有前代靈峯山巢書目中載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張孚敬撰其子目列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編樓和御製詩四卷羅峯文存八卷羅峯詩存八卷奏疏八卷諭對錄三十五卷貞義書院雜著數十卷可謂富矣乃余至溫州訪之無一存者惟畧聞其家中尙存有勅諭錄三卷欽明大獄錄靈雪編各二卷大禮要畧二卷貞義書院詩稿文稿能經全旨賦各數卷及託人確訪之又不可

可得憶數年前在吳門時陳芝楣中丞新鋟張太岳集以一部贈余讀之不忍釋手江陵之精神幹濟畢見於集中則又不能不爲永嘉抱此憾事矣

### 文廟兩遺像

前明嘉靖初永嘉張文忠公

字敬

建言凡直省各學聖賢

塑像皆改用木主朝議從之溫州文廟各舊像時方議撤紳民等不忍毀棄俱歸之海中當舟楫紛紛發送之際民間私奪回二像一爲端木子像直送至大南門外長街內小祠中綠端木有貨殖之稱卽奉爲土地之神今其地遂呼爲土地堂巷而廟門懸額仍題端木祠一爲澹臺子像

因聞貌惡改粧青臉奉爲東嶽之神卽溫元帥也地距土地祠約二里許而廟貌之巍煥過之惟土地祠楹聯俱切端木東嶽廟中楹聯則俱切東嶽而全與澹臺無關

雙忠祠碑

余前記溫州雙忠祇詳吾鄉陳忠毅事而未及永嘉令馬忠勤始末茲從重繕雙忠祠中錄得商邱宋牧仲先生所撰碑文至爲賅備因亟登之府縣志碑碣門均弗載抑獨何歟碑云雙忠祠者故奉 敕建以祀死節之臣溫處僉事陳公知永嘉縣事馬公者也康熙十三年逆耿叛於閩粵張甚浙東西大震溫州首被圍二公相與謀曰溫界閩

越之交無溫是無閩浙也晉儕讀聖賢誓誓以死守脫不  
濟義不可苟活約既定瀝泣登陣帥士民盡守禦計甚備  
而總兵官祖宏勲者潛通賊爲內應佯以缺餉激怒其衆  
一軍甲而謀劫二公會議於郡之大觀亭二公大聲曰欲  
餉則與餉耳是何爲者又反復開諭以國恩不可苟負  
宏勲語塞氣奪恐衆心動益大怒時陳公方以扇指麾突  
以白刃橫擊手隨扇墜馬公瞋目大呼亟起搏賊賊從後  
揮刃中公頂流血被面公卽以首猝宏勲曰吾與若俱死  
矣俄羣賊蜂至遂同遇害至死罵不絕口時甲寅六月朔  
日也丙辰王師定閩浙上其事詔從優議贈卹禮祭

葬祠禮復 賜陳公諡忠毅獨馬公格於階例不得予諡

會康熙四十二年 上南巡莅吳時馬公之子以參議督

糧吳會援陳公例以易名之典上請得 俞旨賜諡忠勤

又御書旌勞葵忱扁額俾揭祠首蓋異數也先是雙忠之

建地故湫隘又制狹樸庠陋而忠毅故有專祠有司率詣

此奉行故事以故茲祠享祀不虞風雨不戒侈剝漫漶日

漸就圯壤參議君懼褻越 宸翰無以副 朝廷優渥至

意乃謀所以新之而溫人聞命咸來言曰祠之不飭吾儕

小人之罪也於是慚怛交責踴躍輸委木石僦甃丹漆灰

鐵之屬充牣峙積不鳩會而具乃召工師相方視趾叶謀

移構於華蓋朴斲版築子來趨事凡三閱月而告竣爲門  
爲廡爲堂爲宇峻整宏觀轆轤翼翼煥然改觀已乃揭

御書於前紫龍跳鳳翥金碧焜燿觀者無不愕眙震聳或  
仰而歎或俯而思歡呀悅喜慶未曾覩升主之日有司庶  
職咸在卽事登降饋獻罔或不襲牲碩酒清禮備樂舉邦  
民和會耄倪歌詠懿乎哉洵足以侈 上恩而妥忠靈也  
旣卒事參議公謁余載拜乞言饒諸麗牲之碑俾志其重  
建始末後得以考余夙欽二公之高節不敢以不文辭竊  
惟古來之以實忠稱者莫過於唐之張公巡許公遠韓昌  
黎氏謂其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阻遏賊勢舉唐天下

之所以不亡咸歸功焉今溫全浙之門戶也首嬰逆鋒旁  
邑竊竊觀望二公故孱然儒生耳令其稍委蛇覩顏苟活  
自餘必從風瓦解全浙之存亡未可知也惟其視死如飴  
甘蹈白刃以身作忠義倡故聞風者爭自奮勵堅壁齟齬  
卒能保有浙西賊不得尺寸入以待 王師之戡定是則  
二公之功比於張許其又奚愧抑考張許之在唐也奸邪  
之徒猶有異論而其時爲之上者雖事褒贈亦未有赫赫  
異數之加我 朝崇德報功待死事諸臣甚厚計甲寅距  
今三十餘年而 恩施無已揆諸前代莫與比隆蓋上之  
待下與下之事上其可謂交至爾矣嗚呼何其盛哉按二

公皆起家乙科陳公初司李於蜀課最入郎署旋以僉事  
出守馬公始任山左之昌樂有惠政禘永嘉不數月而化  
大行其治績皆有可紀茲不著著其死事之大者陳公諱  
丹赤字獻之福建侯官人順治辛卯舉人由溫處道僉事  
贈通政司通政使諡忠毅馬公諱瑋字奉璋陝西武功人  
順治甲午舉人由永嘉縣知縣贈布政司參政諡忠勤參  
議公名逸姿字雋伯由廕生歷任今職有能名受知於  
上將大用請額建祠忠勤於是子例得附書乃系以詩  
曰惟 清受命奠覆九區有彙其間爲輸爲驅盜煽八閩  
蹂躪浙土蕞爾海疆門戶擋拄於鏃陳公持憲是邦堪胸



碎首斃於頑凶馬公罵賊髮指眦裂與城俱亡噉齒喋血  
雙忠烈烈生氣不磨 帝曰余恫贈卹有加死勤廟祀載  
在典禮靡不有初閱世而圯烈烈雙忠久而彌赫載沛  
殊恩 龍章用錫新祠斯作侈於舊觀柏版松楹寢成孔  
安葵藿之傾太陽斯照惟 帝念哉是旌是勞璇題有爛  
如日正中照示來裔高廣有融蜃江之濱吹臺之址魯公  
信國隄足焉峙有穹斯石鏤以銘詩凡百有位敬而式之

陳忠毅公傳

近年吾閩纂修福建通志重爲陳忠毅公立傳杭州陳扶  
雅善操筆成之於當時事實甚詳通志梓行尙須時日謹

先錄原文以貽觀者傳云陳丹赤字獻之侯官人順治八年舉於鄉十七年授四川重慶府推官權重慶夔州知府時張獻忠初滅蜀東尚爲十三家所據征師四集丹赤籌糧餉以濟軍食復招流亡墾荒萊緩刑禁以蘇民困蜀平以最擢刑部主事丁內艱歸起補原官遷員外郎讞獄多平反監天津關稅不名一錢遷兵部郎中出爲浙江僉事分巡溫處道權按察使丹赤以溫州瀕海分巡無兵何以守康熙十三年三月入 覲草封事請復標兵至山東會滇變作 詔天下入京官還守丹赤還至東昌聞閩藩耿精忠反方食投箸起曰溫州與閩接壤閩叛必首攻溫州

溫州失全浙不可支矣卽棄舟陸行兼程至維揚時自長江至錢塘戒嚴舟楫無敢夜行丹赤駕小舟四晝夜至杭州謁撫軍計事卽馳赴溫州爲守禦計當是時平陽叛將司定猷通耿逆以兵逼瑞安副將楊春芳聲言往援實無鬪志海寇朱飛熊又乘間入內港鄉民爭提挈挽負入城守城者欲不納丹赤曰城以人爲固人以食爲命今民輦米粟入城民卽吾兵食卽吾餉亟宜納之與其守於是來者數萬人然賊已逼溫州副將楊春芳忽撤兵去人情洶懼城中官弁多逼賊丹赤草檄告急於提軍插飛羽日馳數十次而援師猶未至丹赤獨守南門誓與城存亡賊知

之併力攻擊丹赤亦不避矢石以忠義激厲士卒皆感泣  
願死守先是總兵祖宏勳與賊通僞遣游擊馬文始協守  
實以窺丹赤意丹赤誓以身殉宏勳於是陳甲仗於城東  
大觀亭集文武官議事思以兵脅丹赤丹赤弗知也千總  
姚紹英知其謀諫勿往不聽既至見兵皆露刃夾階立坐  
定宏勳曰無兵無食將何以守丹赤曰提標前鋒已集五  
千何謂無兵糧餉可給六月何謂無食宏勳曰無船奈何  
丹赤曰江土水師戰艦禦寇於下流民船迎援師於上流  
何患無船宏勳語塞賊黨出欺逆書誘獻城丹赤怒碎而  
投諸地曰此豈可以污吾目耶吾頭可斷城不可得也宏

勲持丹赤手復好語慰曰公獨不念骨肉墳墓在閩耶丹  
赤麾宏勲手曰封疆之臣但知守死封疆不知其他宏勲  
知不可奪目干總高魁持斧擁丹赤出丹赤指宏勲罵曰  
叛賊汝殺我 朝廷必寸磔汝兵刃交下而死時六月朔  
日也永嘉知縣馬瑛躍而起曰 國家養若輩反黨賊  
殺封疆大吏吾恥與若俱生罵不絕口遂同遇害丹赤時  
年四十六事聞 詔三下議卹贈通政使蔭子一夔入監  
賜祭葬諡忠殺三十五年 勅建雙忠祠於溫州祀丹  
赤及瑛陝西人閩人復祀丹赤於道山三十八年一夔  
迎 駕於杭州 賜名垂青史額曰以旌爾父忠乾隆五

十九年 詔殉難諸臣未予世職者給恩騎尉世襲大吏以丹赤四世孫登齡襲職登齡卒子駒襲 按遼海劉廷璣在園雜志中有一條云甲寅閩變浙東溫州總兵官祖某潛已遁歛一日伏甲於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琨皆在坐逆鎮厲聲云兵餉不前士盡飢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巡道夜不收卽夜捕手林莪者挺身前曰爾欲抄吾道家豈非反耶遽扶陳公出逆鎮大喝曰小人何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中心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等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賊也逆鎮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

公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莪像被皂服慄慄有生氣周聲烜記中所云此是我所親信者隨我上山當卽此人也

福貝子事略

康熙十三年甲寅閩變溫州二月聞警二月方知耿精忠謀反已有賊據分水關沿海居民入城避難者紛紛不絕溫鎮總兵祖宏勳謀害溫巡道陳丹赤及永嘉縣馬瑛卽迎賊衆及僞都督曾養性進城盤踞全郡浙撫 奏聞特命固山貝子福喇塔授爲甯海將軍偕康親王帶領旗兵至杭州會議征剿康親王分路由衢州救閩福貝子救

凌濶台等處至十五年冬逆賊次第掃平時濶州府學生  
員周錫炯字慕華隨員子行備貨以親所見聞手撰一記  
余從孫兩人學博處借讀所錄稿本因節刪如左云康熙  
十三年甲寅閩變濶州二月已聞警巡道陳丹赤知縣馬  
琿諭各總黨正保長各將城上塚口創造挨牌一面猛棍  
十條以防賊寇四月間平陽游擊司定猷招賊過海縛其  
主總兵蔡朝佐獻納城池濶鎮祖宏勳有家人高姓者混  
號割稻高結盟數十餘人潛與賊通賊進屯西山六月朔  
宏勳集文武官於大觀亭曰今日議軍機大事不許帶人  
上山巡道陳知有變指一人曰此是我所親信者隨我上



山各步行至亭宏勳指西山賊營謂陳曰敵兵甚盛有何  
高策陳應曰賊兵臨城非戰則守目下戰爲上策割稻高  
遠拔刀刺之跟役亦遇害馬知縣大罵曰這就反了高亦  
刺殺之高自刺陳後忽然仆地身如細縛口稱陳大老爺  
饒命卧地身死知府蔡兆豐跪獻印信宏勳迎賊進城宣  
諭居民剪辮開店加宏勳爲安遠將軍以平陽副將李宮  
牆改授參政兼理督學事又命賊黨吳旗鼓在郡城關帝  
廟征收錢糧鞭笞亂下痛哭之聲徧聞里巷時賊衆甚多  
恐糧餉不繼將民家銅器盡行追比卽開僞局鑄錢名曰  
裕民通寶又鑄大砲鑄會養性姓名其上聚衆數十萬八

月遣吳長春朱飛熊攻樂清縣樂協蘇慕代死之乃長驅  
攻下嵎縣天台仙居等城時曾養性赴黃巖助戰朱飛熊  
請從水路帶兵攻台州吳長春請從陸路帶兵攻黃巖十  
四年八月貝子自錢唐江飛渡紹興進發遂斬偽都督吳  
長春於黃巖偽將軍朱飛熊水戰中彈斃於台州貝子乘  
勝連復數縣曾養性從水路逃回溫州貝子統兵追躡因  
溫州生員夏聲字君周爲鄉導從柘溪沿山至青田渡江  
抵溫賊由上塘抵禦貝子預於綠嶂地方之寶勝寺伏甲  
以待九月初三日我兵佯退綠嶂賊尾追近號砲一聲伏  
兵齊出截住石甲灣賊首尾不能相顧溺死及殺傷者無

算賊勢大潰養性聞報急於西南城外房屋盡行拆毀將  
屋柱運至西城陡門頭造木城一帶至三角門止又運粗  
石牆於陡門頭隔河造石城一帶又自陡門頭起至三角  
河止造泥甃離石城掘河數丈將泥運入甃中名曰泥甃  
城將及完工豈期大兵從柵溪間道而來道路崎嶇貝子  
親自牽馬步行風雨驟至帳房未到與士卒同在雨中相  
爲勞苦遂發兵攻青田越和嶺至威甯灘編籬爲欲渡之  
勢處州石帆楊梅岡等賊望風俱逃時賊船自郡江至青  
口港鱗次櫛比貝子命喬千總帶領甲士數百在下馮山  
擊鼓搥旗作安營狀賊瞭望以爲不復進兵不料大兵已

潛由溪口過平堰灘從白溪一路踰天長嶺直至郡西山  
屯營於君子峯上中有歐浦嶺東南角三峯連續直達護  
國寺左曰萬丈平山貝子常登其巔相度形勢俯視郡城  
瞭如指掌卽令各旗安營而每日用大砲攻城賊兵驚擾  
被傷者衆時當十月晚禾大熟百姓逃匿深山無人收割  
貝子查隨征官員獨缺永嘉縣丞一員遂發令箭一枝命  
夏聲管永嘉縣丞事往各郡安民逃匿百姓聞信相繼而  
出夏聲用永嘉生員林文綸字綸青周聲煜字翼子二人相與  
助理勸諭百姓收割並勸往營盤貿易貝子每日遣人巡  
視如有強買者以軍法從事衆皆悅服貝子正議進兵詎

意賊於十五年二月十七夜將所製火箭於西山相近之  
場畧呂家畧淨嶼寺諸山下埋伏於二更時分潛出三角  
門水陸齊犯投火燒着各營盤貝子卽派夸蘭達丹母布  
總兵陳世凱等出戰大砲打沈賊船不可勝計貝子登高  
瞭望用誘敵計令被燒下營移踞上營謹守要隘親督大  
軍下山殺賊賊兵因無隊伍大敗追至將軍橋灰橋等處  
扼其歸路賊不能過盡墮水中水爲不流斬首二萬有餘  
活擒賊將無算吳旗鼓全家俱沒曾養性墜馬浮水逃入  
郡城堅守不出貝子登紫芝峯見將軍橋新橋姑娘莊一  
帶大河內積屍填溢不覺流淚語諸將曰此等皆 朝廷

赤子我奉 命救民今殺傷如此能不心慘至護國寺坐  
定慨然曰我一路想來終覺不忍此積尸作何處置總兵  
陳世凱巡道姚啟聖知府王國泰知縣鄭廷俊在旁領一  
老民徐應龍參見曰此人目下收拾尸骸已有數百具貝  
子稍慰卽發賞一封謂老民曰做此好事必須擇人助理  
事成後當請給官職指陳世凱曰好个將官可稱爲陳鐵  
頭復謂諸將曰賊今退入城中心膽俱裂唾手可破但溫  
州百姓久遭荼毒當體 朝廷好生之心不得妄殺以傷  
天和衆皆曰此我王之陰功馭民之大幸也至五月天氣  
炎熱不能進兵適康親王咨請會閩征剿時營內有大小

砲三四十位貝子悉心籌畫押運過嶺衆軍繼之行近靈  
福賊又於袋頭山攔截勢甚猖獗繼聞養性自大敗後兵  
已十去八九此處賊船皆自瑞安平陽調到諸將請戰貝  
子曰爲將之道必動出萬全方能取勝時大砲過山已有  
三十餘位現存九位尙在橫山五鳳樓山脚因選強兵丁  
於夜靜時潛運大砲安山腰者四安山脚者五天微明各  
砲齊放值潮盛長賊船不能退我兵疾趨港口攻擊無遺  
比西山之戰更爲威猛謀報養性自袋頭山再敗後獨守  
孤城已有歸順之意百姓盼望大兵遠至以解倒懸貝子  
遂於八月十八日自處州進發至石碇嶺即遣陳世凱進

兵自率步騎繼發二更至雙嶺張村口伐木取路五鼓已抵賊營賊猝不及防各相奔命大兵連破九寨遂過石塘賊復聚戰貝子親督指揮賊又連敗六陣大兵遂至嶺下乘勢渡河僞都督連登雲等皆鼠竄逃命遂恢復雲和等縣而溫台處三郡遺孽盡滅由龍泉振旅入閩耿逆驚懼投首養性在甌聞報亦薙髮歸順旣民以護國寺曾經貝子駐駕山谷幽靜遂建祠請貝子祿位供奉焉聲烜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寄居十七都潘橋九月大兵經過適遇正藍旗阿瑪挈之同行一路隨征故貝子征勦之事親見親聞謹記如右以見貝子之奠我東甌其豐功偉烈威



武仁慈有如此者 按今吾閩康親王祀事甚盛而此間  
貝子祠則故址久湮殊失崇德報功之意聞孫雨人學博  
言耿藩之亂恢復溫台處三郡實賴福貝子之力向因貝  
子屯兵西山在三角門外卽在西門護國寺之旁設立專祠旋

因颶風傾圮遂移粟主供奉護國寺中正殿後正殿又爲  
颶風所壞粟主亦失所在道光乙酉雲南嶧峨徐雲笈來  
令永嘉訪知其事補立粟主送華益山雙忠祠中安設乙  
未仲夏馬忠勤公五代孫雲騎尉名廷績者由陝西乾州  
本籍來溫整理山地祀田周歷祠宇見陳忠毅馬忠勤中  
間增設貝子稟主卽具稟有司以爲貝子與兩公並設名

位既不相稱亦與祠名雙忠不合現聞護國寺正殿業已修復旁有小屋三間儘可仍安貝子牌位卽擇六月十七日親送粟主入寺惟聞寺僧言寺旁舊基尙存約需費三百千錢卽可補葺小祠以復舊觀較爲得體是所望於賢有司之修舉廢墜者矣

張園楹聯

濶州城中有三園皆足供士大夫游讌之所在西爲陳園曲徑通幽臺榭錯出聊堪小憩陳園之南爲曾園則水木明瑟亭館鮮妍遠出陳園之右其所編桂屏所築水檻尤具匠心爲他園林所未見思以兩詩紀其勝尙未能成章

也在東爲張園緊貼積穀山下按太平寰宇記言謝公池在積穀山之東積穀山卽今東山則謝池舊趾似卽在此山之左近故張鑑湖觀察亦就此地闢園起樓以存其意而屬蔡生甫學士書池上樓三字爲橫匾樓之左爲鶴舫並水依山最爲幽勝余屢游識其中山卽東山之麓水卽城下之濠實爲城中第一勝區因撰一柱聯云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築樓存古意千秋康樂舊池塘

### 骨牌草

骨牌之戲自宋有之宣和譜以三牌爲率三牌凡六面卽設于之變也近時天九之戲見於明潘之恒續葉子譜云

近叢睦好事家變此牌爲三十二葉可執而行則卽今骨牌撞湖之濫觴也今張氏如園中有骨牌草春深時叢生各地草葉狹而長其葉尾各有點子浮起略似骨牌之式天牌及地牌最多惟虎頭畧少余在揚州時卽聞有此草僉言若得三十二葉點子皆全者可治血證而實未曾目見此草今乃於如園中親手摘視未知先有此草而後有骨牌抑先有骨牌而後生此草不可得而詳矣

江心寺詩

余游江心寺前後四十餘年僅成七律兩首客有嫌其寫景未暢者今春自雁蕩回甫旬日而楊子萱大尹招同郡

城各官飲於江心寺之浩然樓蓋子萱新得擢官以此爲  
披雲之宴也席次索詩因疊雁蕩長歌韻應之子萱本有  
和韻詩用此觀其疊和並約席中諸君同作或可成東甌  
詩事云爾詩云名山歸來甫十日又得歡場續雁蕩出城  
咫尺亦名山葦杭直壓潮頭壯永嘉仙吏得美除畫本欲  
畱浚儀像

適約馮芝  
叢寫真

長筵普與賓僚歡俊游助我吟情旺

合城使君作公譙魚魚雅雅各輩行山僧笑我非當官寓  
公亦許分庭抗名區本在雁蕩前風流未盡沙淘浪三唐  
詩事歷可數直到建炎始惆悵御舟忽來天水碧當日龍  
翔事草創

宋高宗幸北政江  
心寺爲龍翔寺

漠漠城陰隔岸移雙雙塔影

中流漾六朝人物盡銷沈半壁江山自清曠卽景祇應本

色詩平遠無煩鉢肝臟失笑俗流忌畏足宦途所擬亦無

當

此邦人以此寺爲畏途每相戒弗至而仕宦中人又有一至必且再至之讖皆無稽之言江南也是

小金焦更誰好事安書藏

金山有文滙閣藏書焦山有阮太傅師所設書藏師嘗言江心

寺亦宜仿此爲之

我愛西偏屋宇新不喧不寂愜所尙便是江村

長夏幽寄傲羲皇豈多讓閑來彌勒與同龕山月爲燈雲

作帳免得扁舟來去頻日狎風濤夸傲儻出自比門入西

門茲游往復已新樣

是日回舟爲風潮所遇不得收泊北門

作詩聊如追急

逋詩成一枕始休場

### 揖峯亭詩

溫州近郭可游觀之地以江心寺爲最而揖峯亭次之江  
心寺爲古來名勝山水方滋自非尋常亭館所得比擬而  
揖峯亭近在城市俯挹大江其雄勝似更在江心寺之右  
亭據回鶻山之頂臺榭突兀欄檻參差臨江東北岸諸山  
盡在眼底惜名流壺觴罕來詩事寥寂不及江心寺之磊  
磊天地間耳新春晴日甫爲楊子萱大尹招飲亭中始得  
攬其勝概思以一詩紀之而屢不成章乃於花朝日復攜  
同平仲次兒敬叔三兒筠如長女壽筌三女婉蕙子婦芍  
卿孫婦同挈榼往游盡一日之歡而返筠如先成一詩云  
出城瞥見鶻回頭廟裏樓臺檻外舟平列衆峯多北南右

偏孤嶼欲東流藤蘿古洞穿雲過金碧斜陽對酒收却憶

宵深纜繫纜循咳卽許奉良游

膺底到嶼於洋夜在此收泊不知其上卽勝區也

婉蕙次韻云重圍遠出國西頭回鵝山前不浪舟歷歷帆

檣平檻過茫茫日夜大江流巖椒屢見炊煙起石壁全憑

返照收最喜欄邊露孤嶼晴春三日雨佳游

三日前甫爲楊芝仙夫人

指游江心寺皆有詩此作卽壘前韻也

### 除夕元旦雨詩

溫州府志及各縣志並云自溫嶠以西民多火耕雖隆冬恒燠故名溫州余初聞而喜之於丁未十月二十六日抵溫初尙暄霽冬至前後則連日陰曠風雨交加踰月不止



而寒沍愈甚始竊歎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至歲除早起則大雪紛如僉謂數十年來所未見牕前有大蠟梅一株嫌其爲狷英畧弗盼睐至是乃竟成瓊柯玉葉幻出奇觀思作一詩紀之而瑟縮畏寒弗能成句至晚而雪愈大乃口占五十六字云溫州自昔以溫傳我至方知不盡然匝月頑陰長蔽日連江寒雨欲彌天忽看絳雪來殘臘喜趁新春入舊年

是日亥刻立春

獨有客牕增栗烈畏頭祇合酒爲緣次

日元旦忽大晴惡披衣起則朝曦射眼矣復得五十六字

云欣報曉瞰照眼開庭柯啁鵲已喧哢誰知苦雨窮陰後

也有祥風暖旭來半日陽春初布濩萬家淑氣早恢台老

翁事事成疎懶但轉吟腸日幾回此真打油腔也以紀溫  
州氣候之異姑題爲除夕大雪元旦新晴二律而存之

夢中詩

余於丁未小除夕夜卧溫州郡齋之樹德堂東偏於夢中  
忽成一詩醒而記之耿耿在抱清晨援筆錄之乃一字不  
遺而不自知其意旨所在尚恍惚記其題曰游仙詞覆視  
之竟似玉溪生無題諸作也漫付兒輩和之久之皆以彭  
字韻大難無一應者乃於新春花朝接福州許門第十一  
妹蓉函來信竟以和詩相寄格律老成韻腳諧穩真堪愧  
倒鬚眉也余詩本不必存因蓉函之和作遂不忍棄去因

附錄之詩云駕鶴方嫌鶴背輕却綠霖雨阻瑤京犢禪漫倚壚頭卓壺簡難憑柱下彭人海波瀾原有主仙家眷屬豈無情祇應獨抱蟠桃實撒手蓬萊自在行蓉函和作云朝衫脫後一身輕人世逍遙卽玉京宦海豈能羈管樂詩壇孰敢敵韓彭鶴飛蓬島游仙夢雁斷閩天望遠情想見萊衣馳五馬安車奉作賞春行

浮石

孫雨人嘗語余曰前數年在溫州郡齋親見二物至今思之不能格其理當前政劉養雲太守改建二此園時購大青石二十餘方堆貯墨池之旁一夕池岸偶圮石盡傾陷

池中惟一方獨浮水上形似橢圓約重三四十斤質視他

石光潤豈空青之類歟太守招余及戴竹坡通守堅午飲

目驗曾命人抱此石沈之池中用長木拄之仍浮水面不

下因名之曰浮石曾命余次婿胡瑤階孝廉書農學士次子作小

賦紀之後聞此石爲養雲太守攜歸南豐矣近甲辰年徐

鐵笙郡丞來權郡篆七月風癡大作郡署大堂下有樟

樹相傳爲北宋物向東歧出之枝爲風所折權守因其材

質堅緻琢成小尺三十枝仿漢慮僂銅尺之式頗古雅旋

於空枝中得一小木圈光滑可愛中徑約六寸厚一寸餘

圈面隱隱有黑紋類蛟螭之狀直似鬼工所成名之曰樟

環自爲銘詞三十二字紀之此與浮石二物皆余所目擊而迥出思議之外因並記之以俟博物君子按兩人有浮石七古一首樟環五古一首並載永嘉聞見錄中

右旋螺

溫州海濱有以右旋螺殼來售者其質甚小橫徑不及寸而長不過寸餘因憶吾閩藩庫所藏之右旋白螺其大視此螺不啻十倍知此其細已甚未必通靈且索價甚昂遂置之按吾閩藩庫所藏始於嘉慶五年趙介山殿撰文楷李墨莊舍人鼎元充冊封琉球國使陸辭日蒙賜右旋白螺供奉舟中蓋此螺能鎮風暴來自外番恭讀

高宗御製文三集中有右旋白螺讚注云每年藏中喇嘛於新正及萬壽節進丹書所陳供器時有獻石旋法螺者以爲奇寶而不多見涉海者攜帶於舟則吉祥安穩最爲靈異等語趙李內渡後此螺經吾閩大吏奏請留於福州藩庫嗣後有渡海者皆得資供舟中此後冊封琉球使者及閩中督撫將軍東渡臺灣者無不供奉舟中間遇風暴皆得化險爲平民間不知以爲定風珠寶白螺也又按吾閩本有定風珠相傳康熙間周櫟園先生爲閩藩時出門日恰值大風南門大街兩旁招牌幌子無不搖動惟一棉花店前所挂多年棉毯幌子屹然不動先生目而異之

不計價買歸乃中有一大蜘蛛腹藏大珠屢試之風中不  
小搖動初亦貯之藩庫後先生移任攜之去

炆春

茶兒於立春日率屬在郡堂上照例鞭春禮成後忽一聲  
炮響不知其故詢之屬吏乃知溫俗於春至時大戶院落  
及小戶門首皆預折樟樹一小枝帶葉燒之並有俚俗咒  
語名之曰炆春按集韻炆音談燎也瑞安洪守一重輯俗  
字編謂溫人於立春日焚樟葉曰炆春孫雨人云溫州土  
語凡小兒退熱謂之炆夏杭州人謂自立夏多疾者爲炆  
夏其義各別然怡與炆春二字成一妙對也

颶風

南越志云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永嘉人謂之風癡投荒雜錄云嶺南諸郡皆有颶風以四面風俱至也按此說楊升庵已駁之李西涯亦謂具四方之風者乃比人不知南人之候誤以颶爲颶耳颶音貝佛經云風虹如貝六書颶蒲妹切海之灾風也俗書誤作颶吾閩人呼颶爲暴其音相轉其理正通又謂之風颶颶字字書所無正如永嘉之風癡亦他書所未見耳